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後漢文卷十七

烏程嚴可均校輯

鮑永

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司隸校尉鮑宣子為郡功曹莽時舉秀才不應更始二年徵再遷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持節安集河東幷州朔部封中陽矦更始敗歿為發喪罷兵來降拜諫議大夫出為魯郡太守封關內矦遷揚州牧母憂去官建武十一年徵為司隸校尉十五年遷東海相拜兖州牧卒官

奏劾趙王良

今月二十七日車駕臨故中郎將來歙喪還車駕過須臾趙王良從後到與右中郎將張邯相逢城門中道迫狹叱邯旋車又召候岑尊詰責使前走數十步按良諸矦藩臣蒙恩入侍知尊帝城門候吏六百石而肆意加怒令叩頭都道奔走馬頭前無藩臣之禮

大不敬也、後漢鮑永傳注引東觀記

鮑昱

昱字文淵、永子、建武初、試守高都長、後爲沘陽長、再遷中元初拜司隸校尉、永平中、坐事免、後拜汝南太守、十七年、代王敏爲司徒、建初四年、代牟融爲太尉、六年卒、年七十餘、

對災眚問

臣聞聖人理國、三年有成、今陛下始踐天位、刑政未著、如知失得、何能致異、但臣前在汝南、典理楚事、繫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先帝詔言、大獄一起、冤者過半、又諸徙者、骨肉分離、孤魂不祀、袁宏紀此下有骸骨流離死生被葬一人呼嗟、王政爲虧、宜一切還諸徙家屬、蠲除禁錮、興滅繼絕、生死獲所、如此和氣可致、後漢鮑永附傳又見袁宏後漢紀十一有小異

救耿恭關寵議

今使人于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

臣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爲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十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盡力之效也袁宏紀此下有兵家先名後實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其幡幟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閒足還入塞後漢耿恭傳又見袁宏後漢紀十與此小異

鮑德

德昱子永元初爲黃門侍郎出爲南陽太守徵拜大司農

說竇憲弟夏陽侯瓌

陳寵奉事先帝深見納任故久留臺閣賞賜有殊今不蒙忠能之賞而計幾微之故誠傷輔政容貸之德後漢陳寵傳章帝崩竇憲常銜寵乃白太后典喪事欲因過中之德素敬寵說夏陽侯瓌

歐陽歙

歙字正思樂安千乘人莽時爲長社宰更始即位以爲原武令

遷河南都尉，行太守事。建武初，爲河南尹，封被陽侯。尋拜揚州牧，遷汝南太守，更封夜侯。十五年，代韓歆爲大司徒，坐汝南臧罪，發死獄中。

下敎論繇延功

西部督郵繇延，天資忠貞，稟性公方，典部折衝，摧破姦雄，不嚴而理。書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蓋舉善以敎，則不能者勸。今與衆儒共論延功，顯之于朝。太守敬嘉厥休，牛酒以養德。袁宏後漢紀七，又略見後漢郅惲傳、風俗通，竝删節。

郅惲

惲字君章，汝南西平人。莽時以上書繫獄，會赦得免。建武中，積弩將軍傅俊請爲將兵長史，後歸爲縣門下掾，病去。又爲郡功曹，去客江夏，郡舉孝廉，爲上東城門候。後爲梁令，遷長沙太守，坐事左轉芒長，戲免。

上書王莽

臣聞天地重其人惜其物故運機衡垂日月含元包一甄陶品類顯表紀世圖錄豫設漢歷久長孔爲赤制不使愚惑殘人亂時智者順㠯成德愚者逆㠯取害神器有命不可虛獲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轉禍爲福劉氏享天永命陛下順節盛衰取之㠯天還之㠯天可謂知命矣若不早圖是不免于竊位也且堯舜不㠯天顯自與故禪天下陛下何貪非天顯㠯自累也天爲陛下嚴父臣爲陛下孝子父教不可廢子諫不可拒惟陛下留神 後漢郅惲傳

因廢郭后上書

臣聞夫婦之間父不能得之于子君不能得之于臣況臣欲得之于君乎是臣所不敢也雖然願陛下念其不可勿亂人倫使天下有議社稷者 袁宏後漢紀七

上書諫獵

昔文王不敢盤游于田。以萬民惟正。陛下既游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暴虎馮河。可為至戒。小臣所竊憂也。袁宏後漢紀七又見後漢郅惲傳有小異

說逐竝

當今上天垂象。智者以昌。愚者以亡。昔伊尹自鬻輔商。立功全人。惲竊不遜。敢希伊尹之蹤。應天人之變。明府儻不疑逆。俾承天德。後漢郅惲傳

諫傅俊

昔文王不忍露白骨。武王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故能獲天地之應。剋商如林之旅。將軍如何不師法文王。而犯逆天地之禁。多傷人害物。虐及枯尸。取罪神明。今不謝天改政。無以全命。願將軍親率士卒。收傷葬死。哭所殘暴。以明非將軍本意也。後漢郅惲傳

說太子

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昔高宗明君，吉甫賢臣，及有纖介，放逐孝子。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太子宜因左右及諸皇子引愆退身，奉養母氏，以明聖教，不背所生。後漢郅惲傳

誓衆

無掩人不備，窮人于戹，不得斷人支體，裸人形骸，放淫婦女。後漢郅惲傳

朱勃

勃字叔陽，扶風平陵人。莽時試守渭城宰。建武中，為雲陽令，去官。有集二卷。

詣闕上書理馬援

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于衆。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橫，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為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燕將

據聊而不下。豈其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竊見故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自四年冬始歸正朔。當此之時。虜述矯號于益州。隗囂擁兵于隴冀。豪傑盱睢。且自為政。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閒關險難。觸冒萬死。孤立羣貴之閒。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寧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徼封侯之福邪。八年。車駕西討隗囂。國計狐疑。衆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隗囂克定。援有力焉。及吴漢下隴。冀路斷隔。豪強叛城。西羌殺吏。二語從書鈔一百五十六引東觀記補唯獨狄道為國堅守。士民飢困。乃啜弩黃履。此語從書鈔補梅鼎祚文紀別收東觀記一條題云按狄道策列于理馬援書之後實即此書之約文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慰邊衆。乃奮不顧身。閒關山谷之中。揮戈先零之野。招集豪傑。曉誘羌戎。謀如涌泉。埶如轉規。文選王仲宣詠注引作轉圜遂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冀略平。而獨守空郡。兵動有功。師進輒克。誅鋤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徼在虎賁則有

忠策嘉謀于國。又出征交阯。土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
心。遂斬滅徵側。克平一州。使王府納越裳之貢。邊境無兵革之憂。
閒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離疫。援不獨存。夫
戰或㠯久而立功。或㠯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爲得。不進未必爲非。
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
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中。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
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讒。家屬杜門。葬
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明。生者莫爲之訟。臣竊
傷之。夫明主醲于用賞。約于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㠯閒
楚軍。不問出入所爲。豈復疑㠯錢穀閒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
自免于讒。此鄒陽之所悲也。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
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
留思豎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㠯功除。聖

王之祀。臣有五義。若援所謂㠯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㠯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欒布哭彭越之義。冒陳悲憤。戰慄闕庭。後漢馬援傳袁宏後漢紀八

飛鳥跱衡。馬蹀觸虎。物類相生。亦無不有。文選赭白馬賦注引東觀漢記 案朱勃理馬援書范書袁紀各有删節今合錄之後據東觀記補足三語此又其佚文也

馬援

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莽時爲郡督郵。坐事亡命。遇赦。辟衛將軍王林府。拜新城大尹。莽敗。去郡避地涼州。隗囂㠯爲綏德將軍。建武四年。奉使洛陽。㠯爲待詔。歷太中大夫。隴西太守。虎賁中郎將。拜伏波將軍。封新息侯。二十五年。擊五溪蠻。卒于軍。爲梁松所陷。追收侯印。建初三年。追謚曰忠成侯。

上銅馬式表

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㠯

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昔有騏驥。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近世有西河子輿。亦明相法。子輿傳西河儀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援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於行事。輒有驗效。臣愚以為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後。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䩭。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鬐。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為法。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四寸。後漢馬援傳

銅馬相法

水火欲分明。水火在鼻兩孔間也 上脣欲急而方。口中欲紅而有光。此馬千里。頷下欲深。下脣欲緩。牙欲前向。牙去齒一寸。則四百里。牙劍鋒。則千里。目欲滿而澤。腹欲充。膁欲小。肋欲長。懸薄欲厚而緩。懸薄股也

脇堂欲平滿汗溝欲深長而膝本欲起肘腋欲開膝欲方蹄欲厚三寸堅如石鬃欲戴中骨高三寸鬃中骨也頰欲開而膺下欲廣一尺以上能久走鞅欲方頸前胸欲直而出膔骨前面髖閉欲開望視之如雙鳧後漢馬援傳注御覽八百九十六

上疏言隗囂

臣援自念歸身聖朝奉事陛下本無公輔一言之薦左右爲容之助臣不自陳陛下何因聞之夫居前不能令人輊居後不能令人軒與人怨不能爲人患臣所恥也故敢觸冒罪忌昧死陳誠臣與隗囂本實交友初囂袁宏紀作臣與囂往爲知交今聞與來欲共沒更怨臣自計無負于囂遣臣東謂臣曰本欲爲漢願足下往觀之袁宏紀作僕北面稱臣加以本欲爲漢足下往觀其政于汝意可卽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導之于善非敢譎以非義而囂自挾姦心盜憎主人怨毒之情遂歸于臣臣欲不言則無以上聞袁宏紀作盜憎主人反欲歸怨于臣臣欲遂退不言則無以報陛下願聽詣行在所極陳

滅擣之術、得空匈腹、申恩策、退就隴畝、袁宏紀作然後退就隴畝飯疏飲水隨四民之職

死無所恨、後漢馬援傳又見袁宏後漢紀五各有刪節

上疏言破羌已西不可棄

允吾已西數十里一城、城皆完堅、舊制置塞、因山阻海、其蹊徑阨、有候尉、故虜不得妄動、即棄允吾已西北、爲殖養虜根、內自迫促、宜及兵威疾往除之、金城諸縣、皆田地肥美、溉灌流通、自有本民、易還充實、誠不宜有所斷棄、若二郡平定、流民還本業、不復爲國家憂、袁宏後漢紀六

破羌已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則爲害不休、不可棄也、後漢馬援傳 案即前疏之約文

上書請復鑄五銖錢

富國之本、在于食貨、宜如舊鑄五銖錢、晉書食貨志

擊尋陽山賊上書

除其竹木譬如嬰兒頭多蟣蝨而剃之蕩蕩然蟣蝨無所復依（御覽九百五十一引東觀漢記）

上書請正印文

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外嚮成皋令印皋字爲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㠯爲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後漢馬援傳注引東觀漢記）

至荔浦見冬筍名曰苞筍上言

禹貢厥包橘柚疑謂是也其味美于春夏筍（聚珍本東觀漢記）

征交阯上言

從麊泠出賁古擊益州臣所將駱越萬餘人便習戰鬬者二千兵㠯上弦毒矢利㠯數發矢注如雨所中輒死愚㠯行兵此道最便蓋承藉水利用爲神捷也（水經葉榆水注）

將入九真上言

臣謹與交阯精兵萬二千人與大兵合二萬人船車大小二千艘自入交阯于今為盛 水經葉榆水注

平交阯上言

太守蘇定張眼視錢諜眼討賊怯于戰功宜加切勑 東觀漢記聚珍本

奏請分西于縣

西于縣戶有三萬二千遠界去庭千餘里請分為封溪望海二縣 後漢馬援傳

與隗囂將楊廣書

春卿無恙 楊廣字春卿 前別冀南寂無音驛援還長安因留上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 隗囂字季孟 為天下表的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于援而納王游翁諂邪之說 王元字游翁 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

今而覩竟何如邪。援閒至河內，過存伯春，囂子恂字伯春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它否，竟不能言，曉夕號泣，婉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讐可刺不可毀。援聞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閔不過。夫孝于其親，豈不慈于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今更共陸陸，欲往附之，將難為顏乎。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于怨家之朝乎。男兒溺死何傷，而拘游哉。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真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

所余何欲吕區區二邦吕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腇咋舌又手從族乎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爲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于此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急賜報（後漢馬援傳）

車丞相高祖園寢郎一月九遷爲丞相者知武帝恨誅衞太子上書訟之（文選□□□□□□注引東觀漢記）

誡兄子嚴敦書

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而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吕復言者施衿結褵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

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爲言吾常爲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後漢馬援傳又見袁宏後漢紀七藝文類聚二十三）

銅柱銘

漢建武十八年平徵側于龍編樹銅柱于象浦其銘曰金人汗出鐵馬蹄堅子孫相連九九百年（馬希範溪州銅柱記）

馬廖

廖字敬平援子少以父任爲郎永平中以皇后兄拜羽林左監進虎賁中郎將章帝卽位遷衛尉建初四年封順陽侯以特進就第永元四年卒謚曰哀侯

上明德太后疏

臣案前世詔令以百姓不足起于世尚奢靡故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于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躬服厚繒斥去華飾素簡所安發自聖性此誠上合天心下順民望浩大之福莫尚于此陛下既已得之自然猶宜加以勉勖法太宗之隆德戒成哀之不終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誠令斯事一竟則四海誦德聲薰天地神明可通金石可勒而況于行仁心乎況于行令乎願置章坐側以當瞽人夜誦之音後漢馬廖傳

馬防

防字江平。東觀記作公平，又作孝孫。援第二子。永平中爲黃門侍郎。章帝卽位，遷中郎將、城門校尉，拜車騎將軍，封潁陽侯。㠯特進就第。後爲光祿勳，復遣就第。永元中徙封翟鄉侯。

奏上迎氣樂

上㠯大常樂丞鮑鄴等上樂事下車騎將軍馬防，防奏言：建初二年七月，鄴上言：王者飮食必道，順四時五味，故有食舉之樂，所㠯順天地，養神明，求福應也。移風易俗，莫善于樂。樂者天地之和，不可久廢。今官雅樂獨有黃鍾，而食舉已上九字從東觀記補樂但有太族，皆不應月律，恐傷氣類。此句從東觀記補可作十二月均，各應其月氣，公卿朝會得聞月律，此二句從東觀記補乃能感天地，和氣宜應。明帝始令靈臺六律候，而未設其門。樂經曰：十二月行之，所㠯宣氣豐物也。月開斗建之門，而奏歌其律，誠宜施行，願與待詔嚴崇及能作樂氣者，共作治者工給所當。詔下太常。太常上言：作樂器直錢百四十六

爲請太僕作成上奏寢今明詔下臣防臣輒問鄴及待詔知音律者皆言聖人作樂所以宣氣致和順陰陽也臣愚以爲可順上天之明時因歲合王正（東觀記作因歲首之正月）發太簇之律奏雅頌之音以立太平以迎和氣其條貫甚備（續漢律厤志上注補引獄略書後漢章紀注引東觀記又隋書音樂志下牛弘等議引東觀書馬防傳）

馬嚴

嚴字威卿援第二兄余之子建武中爲郡督郵援卒後去居安陵永平初明德皇后既立避嫌更徙北地後移居洛陽爲將軍長史章帝時拜侍御史中丞遷五官中郎將行長樂衛尉事出爲陳留太守徵拜太中大夫遷將作大匠坐事免後不復仕永元十年卒年八十二

日食上封事

臣聞日者衆陽之長食者陰侵之徵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

之言王者代天官人也故考績黜陟㠯明褒貶無功不黜則陰盛陵陽臣伏見方今刺史太守專州典郡不務奉事盡心爲國而司察偏阿取與自己同則舉爲尤異異則中㠯刑法不即垂頭塞耳採取財賂今益州刺史朱酺揚州刺史倪說涼州刺史尹業等每行考事輒有物故又選舉不實曾無貶坐是使臣下得作威福也故事州郡所舉上奏司直察能否㠯懲虛實今宜加防檢式遵前制舊丞相御史親治職事唯丙吉㠯年老優游不案吏罪于是宰府習爲常俗更共罔養㠯崇虛名或未曉其職便復遷徙誠非建官賦祿之意宜勑正百司各責㠯事州郡所舉必得其人若不如言裁㠯法令傳曰上德㠯寬服民其次莫如猛故火烈則人望而畏之水懦則人狎而翫之爲政者寬㠯濟猛猛㠯濟寬如此綏御有體災眚消矣。後漢馮嚴傳

上書求進女掖庭

臣叔父援孤恩不報而妻子特獲恩全戴仰陛下為天為父人情既得不死便欲求福竊聞太子諸王妃匹未備援有三女大者十五次者十四小者十三儀狀髮膚上中以上皆孝順小心婉靜有禮願下相工簡其可否如有萬一援不朽于黃泉矣又援姑姊妹並為成帝婕妤葬于延陵臣嚴幸得蒙恩更生冀因緣先姑當充後宮

後漢明德馬皇后紀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武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十七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馬融

融字季長、嚴第五子、永初中、大將軍鄧騭召爲舍人、拜校書郎、又拜郎中、在東觀十年、不調自劾歸、爲鄧太后所怒、禁錮六年、安帝親政、召還郎署、復在講部、出爲河閒王廄長、召拜郎中、順帝卽位、移病去、爲郡功曹、陽嘉中、舉敦樸、對策、拜議郎、大將軍梁商表爲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桓帝時、遷南郡太守、忤梁冀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殊、遇赦、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以病去官、延熹九年卒于家、年八十八、有周易注十卷、尙書注十一卷、毛詩注、十卷、周官注十二卷、喪服經傳注一卷、孝經注一卷、又儀禮注、禮記注、春秋三傳異同說、論語注、列女傳注、老子注、淮南子注、離騷注、若干卷、集九卷、

琴賦

惟梧桐（文選司馬彪詩注作椅梧）之所生、在衡山之峻陂、于是遨閒（文選酒德頌注作游）閒公子中道失志、居無室廬、罔所息遒、（二語從酒德頌注補）孤煢特行、懷閔抱思、昔師曠三奏而神物下降、玄鶴二八、軒舞于庭、何琴德之深哉、（藝文類聚四十四文選司馬彪贈山濤詩注顏延之曲水詩序注劉伶酒德頌注）

長笛賦 并序

融既博覽典雅、精核數術、又性好音律、鼓琴吹笛而為督郵無留事、獨臥郿平陽鄔中、有雒客舍逆旅、吹笛為氣出精列相和、融去京師踰年、暫聞甚悲而樂之、追慕王子淵枚乘劉伯康傅武仲等簫琴笙頌、唯笛獨無故聊復亻數、作長笛頌、其辭曰、

惟籦籠之奇生兮、于終南之陰崖、託九成之孤岑兮、臨萬仞之石磎、特箭槀而莖立兮、獨聆風于極危、秋潦漱其下趾兮、冬雪揣封乎其枝、巔根跱之槷刖兮、感迴颷而將頹、夫其面旁則重巘增石、

簡積頵砡、兀嶁狋觺、傾昊倚伏、庨窌巧老、港洞坑谷、嶰壑澮㟏、峪窖巖豥、逆裛穿窔、岡連嶺屬、林簫蔓荊、森槮柞樸、于是山水猥至、渟涔障溃、頹淡滂流、碓投瀺穴、爭湍苹縈、汩活澎濞、波瀾鱗淪、窊隆詭戾、瀖濩噴沫、犇遯碭突、搖演其山、動杌其根者、歲五六而至焉、是以閒介無蹊、人迹罕到、猨蜼晝吟、鼯鼠夜叫、寒熊振頷、特麚昏髟、山雞晨羣、壄雉晁雊、求偶鳴子、悲號長嘯、由衍識道、噍噍讙譟、經涉其左右、哤聒其前後者、無晝夜而息焉、夫固危殆險巇之所迫也、眾哀集悲之所積也、故其應清風也、纖末奮蘛、錚鐄謍嗃、若絙瑟促柱、號鐘高調、于是放臣逐子、棄妻離友、彭胥伯奇、哀姜孝己、攢乎下風、收精注耳、靁歎頹息、掐膺擗摽、泣血泫流、交橫而下、通旦忘寐、不能自禦、于是乃使魯般宋翟、搆雲梯、抗浮柱、蹉纖根、跋穀縷、膺附陁、腹陘阻、逮乎其上、匍匐伐取、挑截本末、規摹彠矩、夔襄比律、子壄協呂、十二畢具、黃鍾爲主、撟揉斤械、剸掞度擬、

總硐隤墜、程表朱裏、定名曰笛、以觀賢士、陳于東階、八音俱起、食舉雍徹、勸侑君子、然後退理乎黃門之高廊、重巨宋灌、名師郭張、工人巧士、肄業修聲、于是遊閒公子、暇豫王孫、心樂五聲之和、耳比八音之調、乃相與集乎其庭、詳觀夫曲胤之繁會叢雜、何其富也、紛葩爛漫、誠可喜也、波散廣衍、實可異也、掌距劫遌、又足怪也、啾咋嘈啐、似華羽兮、絞灼激以轉切、震鬱怫以憑怒兮、耾碭駭以奮肆、氣噴勃以布覆兮、乍跱蹠以狼戾、雷叩鍛之岌峇兮、正瀏溧以風冽、薄湊會而淩節兮、馳趣期而赴躓、爾乃聽聲類形、狀似流水、又象飛鴻、氾濫溥漠、浩浩洋洋、長矕遠引、旋復迴皇、充屈鬱律、瞋菌碨柍、酆琅磊落、駢田磅唐、取予時適、去就有方、洪殺衰序、希數必當、微風纖妙、若存若亡、荩滯抗絕、中息更裝、奄忽滅沒、曄然復揚、或乃聊慮固護、專美擅工、漂淩絲簧、覆冒鼓鍾、或乃植持縼纚、佁儗寬容、簫管備舉、金石並隆、無相奪倫、以宣八風、律呂既和、

哀聲五降曲終闋盡餘絃更興繁手累發密櫛疊重踾踧攢仄蜂
聚蟻同衆音猥積以送厥終然後少息蹔怠雜弄閒奏易聽駭耳
有所搖演安翔駘蕩從容闡緩惆悵怨懟窳圔窴赧聿皇求索乍
近乍遠臨危自放若頹復反紛縕蟠紆緸冤蜿蟺笢笏抑隱行入
諸變絞槩汩湟五音代轉挼拏捘臧遞相乘遭反商下徵每各異
善故聆曲引者觀法于節奏察變于句投以知禮制之不可踰越
焉聽簉弄者遥思于古昔虞志于怛惕以知長戚之不能閒居焉
故論記其義協比其象徬徨縱肆曠瀁敞罔老莊之概也溫直擾
毅孔孟之方也激朗清厲隨光之介也牢刺拂戾諸賁之氣也節
解句斷管商之制也條決繽紛申韓之察也繁縟駱驛范蔡之說
也剺櫟銚譟晳龍之惠也上擬法于韶箾南籥中取度于白雪淥
水下采制于延露巴人是以尊卑都鄙賢愚勇懼魚鼈禽獸聞之
者莫不張耳鹿駭熊經鳥申鴟視狼顧拊譟踴躍各得其齊人盈

所欲皆反中和㠯美風俗屈平適樂國介推還受祿澹臺載尸歸

皋魚節其哭長萬輟逝謀渠彌不復惡蒯聵能退敵不占成節鄂

王公保其位隱處安林薄宦夫樂其業士子世其宅鱏魚喁于水

裔仰駟馬而舞玄鶴于時也緜駒吞聲伯牙毀絃瓠巴聑柱磬襄

弛懸留眎瞠眙累稱屢讚失容墜席搏拊雷抃僬眇睢維涕洟流

漫是故可㠯通靈感物寫神喻意致誠效志率作興事溉盥汙濊

澡雪垢滓矣昔庖羲作琴神農造瑟女媧制簧暴辛爲塤倕之和

鐘叔之離磬或鑠金礱石華睆切錯丸梴彫琢刻鏤鑽笮窮妙極

巧曠㠯日月然後成器其音如彼唯笛因其天姿不變其材伐而

吹之其聲如此蓋亦簡易之義賢人之業也若然六器者猶㠯二

皇聖哲黈益況笛生于大漢而學者不識其可㠯裨助盛美忽而

不讚悲夫有庶士丘仲言其所由出而不知其弘妙其辭曰近世

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龍鳴水中不見已截竹吹之聲相

但刻其上孔通洞之裁已當過便易持易京君明識音律故本四孔加已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畢文選載文類聚

圍碁賦

略觀圍碁兮法于用兵三尺之局兮爲戰鬭場陳聚士卒兮兩敵相當拙者無功兮弱者先亡自有中和兮請說其方先據四道兮保角依旁緣邊遮列兮往往相望離離馬目兮連連鴈行踔度間置兮徘徊中央違閡奮翼兮左右翱翔道狹敵衆兮情無遠行碁多無策兮如聚羣羊駱驛自保兮先後來迎攻寬擊虛兮蹌蹌內房利則爲時兮便則爲強厭于食兮壞決垣牆堤潰不塞兮泛濫遠長橫行陣亂兮敵心駭惶迫兼碁雞兮頗棄其裝已下險口兮鑿置清坑窮其中罫兮如鼠入囊收取死卒兮無使相迎當食不食兮反受其殃勝負之據兮于言如髮乍緩乍急兮上且未公白黑紛亂兮于約如葛雜亂交錯兮更相度越守規不固兮爲所唐

突深入貪地兮殺亡士卒狂攘相救兮先後并沒上下離遝兮四面隔閉圍合罕散兮所對哽咽韓信將兵兮口難通絕自陷死地兮設見誰譎誘敵先行兮往往一室捐棄委食兮遺三將七遲逐爽問兮轉相伺密商度地道兮碁相連結蔓延連閣兮如火不滅扶疏布散兮左右流溢浸淫不振兮敵人懼慄迫促踧踖兮惆悵自失計功相除兮以時早訖事留變生兮拾棊欲疾營惑窘乏兮無令詐出深念遠慮兮勝乃可必藝文類聚七十四古文苑

樗蒲賦

昔有玄通先生遊于京都道德既備好此樗蒱伯陽入戎以斯消憂枰則素旃紫罽出乎西鄰緣以績繡紩以綺文杯則摇木之幹出自昆山矢則藍田之石卞和所工含精玉潤不細不洪馬則元犀象牙是磋是礲杯為上將木為君副齒為號兮馬為翼距籌為策動矢法卒數于是芬葩貴戚公侯之儔坐華榱之高殿臨激水

之淸流，排五木，散九齒，勒良馬，取道里，是已戰無常勝，時有逆遂。臨敵攘圍，事在將帥，見利電發，紛綸滂沸，精誠一叫，十盧九雉，磊落䟱踔，幷來猥至，先名所射，應聲紛潰，勝貴歡悅，負者沈悴。藝文類聚七十四

龍虎賦

勇怯見之，莫不主臣。史記陳平世家集解注

陽嘉二年舉敦樸對策

臣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夫陰陽剛柔，天地所已立也。取仁于陽，資義于陰，柔已施德，剛已行刑，各順時月，已厚羣生，帝王之法天地。設位四時代序，王者奉順，則風雨時至，嘉禾毓植；天失其度，則咎徵竝至，饑饉薦臻。今科條品制禁令，所已承天順民者，備矣悉矣，不可加矣。然而不平之效，猶有咨嗟之怨者，百姓屢聞恩澤之聲，而未見惠和之實也。今從政者變忽法度，

㠯殺戮威刑爲能賢問其國守相及令長何如其稱之也曰大急其毀之也曰大緩夫急致寒緩致燠二者罪同而論者許急此陰陽所㠯不和也復之之道審察緩急之傷譽鈞同寒燠之罪罰㠯崇王政則陰陽和也好惡既明則守官之吏知所避就又正身㠯先之嚴㠯涖之不變則刑罰之夫知爲善之必利爲惡之必害孰能不化則官良矣臣聞洪範八政㠯食爲首周禮九職㠯農爲本民失耕桑飢寒並至盜賊之原所由起也古之足民仰足㠯養父母俯足㠯畜妻子然後敦五教宣三德則休嘉之化可致也夫足者非能家給而人足量其財用爲其制度故嫁娶之禮儉則昏姻㠯時矣喪制之禮約則終者掩藏矣不奪其時則農夫不失矣夫妻子㠯累其心產業㠯重其志舍此而爲非者雖有必不多矣今則不然此盜賊所㠯不息誠使制度必行禁令必止則仕者不濫法式之外百工不作無用之器商賈不通難得之貨農夫不失三

時之務各安所業則盜賊消除災害不起矣袁宏後漢紀十八

大中之道在天爲北辰在地爲人君續漢五行志五注補

飛章虛誣李固順帝時

臣聞君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于牆食則睹堯于羹斯所謂聿追來孝不失臣子之節者太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離閒近戚自隆支黨至于表舉薦達例皆門徒及所辟召靡非先舊或富室財賂或子壻婚屬其列在官牒者凡四十九人又廣選賈豎以補令史募求好馬臨窗呈試出入踰侈輜軿曜日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槃旋偃仰從容冶步曾無慘怛傷悴之心山陵未成違矯舊政善則稱己過則歸君斥逐近臣不得侍送作威作福莫固之甚臣聞台輔之位實和陰陽璇璣不平寇賊姦軌則責在太尉固受任之後東南跋扈兩州數郡千里蕭條兆人傷損大化

陵遲而詆訿先主苟肆狂狷存無廷爭之忠沒有誹謗之說夫子罪莫大于累父臣惡莫深于毀君固之過釁事合誅辟後漢李固傳　按此祇傳云梁冀誣奏太尉李固時馬融在坐爲冀草章馬融傳云爲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爲正直所羞

上疏乞自劾

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飲酒高會不呂爲慮坐食穀米未聞所獲臣竊惑之夫事不復校而可收名獲賞斯乃征討者之私便非國家之公利也臣聽與人之頌云賢欲目前受降使譁聲東聞曰懼士卒將不堪命有高克潰叛之變也臣又聞吳起爲將暑不張蓋寒不披裘戎𠀤不避女器御覽七百六十一引云或遺之一樽酒注之上流使士卒迎流飲其下刪不獨也當見此下刪文今賢野次垂幕珍肴雜遝兒子侍妾事與古反御覽七百八引云千中軍帳內施帋蔽士卒燼于風雪當見此處刪文臣兄弟受恩誠私懼悒鉛錫之刀言效一割之用臣願請兵五千繩加步隊之號庶自

率勵與之齊勇。昔毛遂厮處囊中，趙之厮養欲說燕，初爲衆所笑，後
效其功。臣託儒者，不便武職，很陳此言，訪之羣司，可知當受虛誕之
辜。唯加裁省。袁宏後漢紀十九

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
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
必侵寇三輔，爲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
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首，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少
習學藝，不更武職，猥陳此言，必受誣罔之辜。昔毛遂厮養，爲衆所
蚩，終以一言，克定從要。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攻于西，而羌出于
東。且其將士必有高克潰叛之變。後漢馬融傳　按此與袁宏紀各有刪節，而語亦不同

上書請赦龐參梁慬 元初中

伏見西戎反畔，寇鈔五州，陛下愍百姓之傷痍，哀黎元之失業，單
竭府庫以奉軍師。昔周宣玁狁侵鎬及方，孝文匈奴亦略上郡，而

宣王立中興之功、文帝建太宗之號、非惟兩主有明叡之姿、抑亦扞城有虓虎之助、是以南仲赫赫、列在周詩、亞夫赳赳、載于漢策、竊見前護羌校尉龐參、文武昭備、智略弘遠、既有義勇果毅之節、兼以博雅深謀之姿、又度遼將軍梁慬、前統西域、勤苦數年、還留三輔、功效克立、閒在北邊、單于降服、今皆幽囚陷于法網、昔荀林父敗績于邲、晉侯使復其位、孟明視喪師于崤、秦伯不替其官、故晉景并赤狄之土、秦穆遂霸西戎、宜遠覽二君、使參慬得在寬宥之科、誠有益于折衝、毗佐于聖化、後漢龐參傳

延光四年日蝕上書

伏讀詔書、陛下深惟禹湯罪己之義、歸咎自責、寅畏天戒、詳延百僚、博問公卿、知變所自、審得厥故、修復往術、以答天命、臣子遠近、莫不延頸企踵、苟有隙空一介之知、事願自效、貢納聖聽、臣伏見日蝕之占、自昔典籍、十月之交、春秋傳記、漢注所載、史官占候、羣

臣密對陛下所觀覽左右所諷誦可謂詳悉備矣雖復廣問陷在
前志無以復加乃者茀氣于參臣前得敦朴之人後三年二月對
策北宮端門以爲參者西方之位其于分野并州是也殆謂西戎
北狄其後種羌叛戾烏桓犯上郡并涼動兵驗略效矣今復見大
異申誡重譴于此二城海內莫見三月一日合辰在婁婁又西方
之宿衆古顯明者羌及烏桓有悔過之辭將吏策勳之名臣恐受
仕典牧者苟脫目前皆粗圖身一時之權不顧爲國百世之利論
者美近功忽其遠則各相不大疢病伏爲天象不虛老子曰圖難
于其易也爲大于其細也消災復異宜在于今詩曰日月告凶不
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傳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
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安民三曰從
時臣融伏惟方今有道之世漢典設張侯甸采衛司民之吏案三
循墨雖有殿最所差無幾其陷罪辟身自取禍百姓未被其大傷

至邊郡牧御失和吉之與凶敗之與成優劣相懸不誠不可審擇其人上以應天變下以安民隸竊見列將子孫生長京師食仰租奉不知稼穡之艱又希遭阨困故能果毅輕財施與孤弱以獲死生之用此其所長也不拘法禁奢泰無度功勞足以宣威踰濫足以傷化此其所短也州郡之士出自貧苦長于撿押雖專賞罰不敢越溢此其所長也拘文守法遭遇非常狐疑無斷畏首畏尾威恩纖薄外內離心士卒不附此其所短也必得將兼有二長之才無二短之累參以吏事任以兵法有此數姿然後能折衝厭難致其功實轉災爲福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以天下之大四海之衆云無若人臣以爲誣矣宜特選詳譽審得其眞鎮守二方以應用良擇人之義以塞大異也（續漢五行志六注引馬融集是時融爲許令其四月庚申自縣上書云云）

又陳星孛

星孛參畢、參西方之宿、畢爲邊兵、至于分野、并州是也、西戎北狄、殆將起乎、宜備二方、（後漢馬融傳）

奏馬賢事

賢尋于軍設、重韋氊罽、以油表其上、鵝毦其山爲誶翠設其中、（書鈔一百三十二）

與竇伯向書（竇章字伯向）

孟陵奴來賜書、見手跡、歡喜何量、次于面也、書雖兩紙、紙八行、行七字、七八五十六字、百十二言耳、（藝文類聚三十一）

與謝伯世書

憒憒愁思、猶不解懷、思在竹間、放狗逐麋、晚秋涉冬、大蒼出籠、黃棘下菟芼以乾葵以送餘日、茲樂而已、（藝文類聚九十一 御覽九百三十六）

書序

泰誓後得、案其文佀若淺露、文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

不謀同辭。及火復于上至于王屋流爲鵰至五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泰誓曰獨夫受禮記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泰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尚書泰誓序正義　案張溥本有忠經序忠經及序皆宋人依託不錄）

廣成頌

鄧太后臨朝隲兄弟輔政而俗儒世士以爲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陳之法故猾賊從橫乘此無備融乃感激以爲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或可廢元初二年上廣成頌以諷諫其辭曰

臣聞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奢儉之中以禮爲界是以蟋蟀山樞之人竝刺國君諷以太康馳驅之節夫樂而不荒憂而不困先王所以平和府藏頤養精神致之無疆故戛擊鳴球載于虞謨吉日車攻序于周詩聖主賢君以增盛美豈徒爲奢淫而已哉伏見元年以來遭值厄運陛下戒懼災異躬自菲薄荒棄禁苑廢弛樂懸勤憂潛思十有餘年以過禮數重以皇太后體唐堯親九族篤睦之德陛下履有虞烝烝之孝外舍諸家每有憂疾聖恩普勞遣使交錯稀有曠絕時時寧息又無以自娛樂殆非所以逢迎太和裨助萬福也臣愚以爲雖尚頗有蝗蟲今年五月以來雨露時澍祥應將至方涉冬節農事閒隙宜幸廣成覽原隰觀宿麥勸收藏因講武校獵使寮庶百姓復觀羽旄之美聞鐘鼓之音歡欣喜樂鼓舞疆畔以迎和氣招致休慶小臣蟣蝨不勝區區職在書籍謹依舊文重述蒐狩之義作頌一篇并封上淺陋鄙薄不足觀省臣聞

昔命師于鞬櫜，偃伯于靈臺，或人嘉而稱焉。彼固未識夫雷霆之為天常，金革之作昏明也。自黃炎之前，傳道罔記，三五以來，越可略聞。且區區之鄙郡，猶廓七十里之囿，盛春秋之苗。詩詠圃草，樂奏騶虞。是以大漢之初基也，宅茲天邑，總風雨之會，交陰陽之和。揆厥靈囿，營于南郊。徒觀其坰場區宇，恢胎曠蕩，藐䫉勿罔，寥豁鬱泱，騁望千里，天與地莽。于是周陸環瀆，右鄰三塗，左概嵩嶽，面據衡陰，箕背王屋，浸以波溠，貫以滎洛。金山石林，殷起乎其中，峨峨磈磈，嶃嶃嶵嶵，隆穹槃回，嵎峗錯崔，神泉側出，丹水湼池，怪石浮磬，燿焜于其陂。其土毛則搉牧薦草，芳茹甘荼，茈其芸蒩，昌本深蒲，芝荋菫荁，蘘荷芋渠，桂荏鳧葵，格韭菹于。其植物則玄林包竹，藩陵蔽京，珍林嘉樹，建木叢生，椿梧栝柏，柜柳楓楊，豐彤對蔚，崟𥕛槮爽，翕習春風，含津吐榮，鋪于布濩，漼扆蔪熒，惡可殫形。至于陽月，陰慝害作，百草畢落，林衡戒田，焚萊柞木，然後舉天網，頓

八紘，摎敍九藪之動物，繯絡四野之飛征，鳩之乎茲囿之中，山敦雲移，羣鳴膠膠，鄙駭譟讙，子野聽聳，離朱目眩，隸首策亂，陳子籌昏。于是營圍恢廓，充斥川谷，罦罝羅羉，彌綸阬澤，臯牢陵山，校隊案部，前後有屯，甲乙相伍，戊子爲堅，乘輿乃以吉月之陽朔，登于疏鏤之金路，六驌驦之玄龍，建雄虹之旌夏，揭鳴鳶之修橦，曳長庚之飛髾，載日月之太常，棲招搖與玄弋，注枉矢于天狼，羽毛紛其髟鼬，揚金𡑟而拖玉瓖，屯田車于平原，播同徒于高岡，旃旝摻其如林，錯五色以摛光，清氛埃，埽野塲，誓六師，搜儁良，司徒勑卒，司馬平行，車攻馬同，教達戒通，伐咎鼓，撞華鍾，獵徒縱赴，搸叢徼嫿，霍奕別騖，分奔驫騷，擾聿皇，往來交舛，紛紛回回，南北東西，風行雲轉，匈礚隱訇，黃塵勃滃，闇若霧昏，日月爲之籠光，列宿爲之翳昧。僄狡課才，勁勇程氣，狗馬角逐，鷹鸇競鷙，驍騎旁佐，輕車橫厲，相與陸梁，聿皇于中原，絹猑蹶，鏦特肩，脰完羝，撝介鮮，散毛族，梏

羽羣、然後飛鋋電激、流矢雨墜、各指所質、不期俱殪、竄伏扔輪、發作梧轉、祋殳狂擊、頭陷顱碎、獸不得猭、禽不得瞥、或夷由未殊、顛狽頓躓、蝡蝡蟫蟫、充衢塞隧、葩華㳷布、不可勝計、若夫鷙獸毅蟲、倨牙黔口、大匈哨後、緇巡歐紆、負隅依阻、莫敢嬰禦、乃使鄭叔、晉婦之徒、睽孤刲刺、裸裎袒裼、冒柧柘、槎棘枳、窮浚谷、底幽嶰、暴斥虎、搏狂兕、獄𪊟熊、抾封豨、或輕訬趬悍、廋疏嶚領、犯歷嵩巒、陵喬松、履修樠、踔攳枝、杪標端、尾蒼蜼、掎玄猨、木產盡、寓屬單、罕罔合部、罾弋同曲、類行並驅、星布麗屬、曹伍相保、各有分局、矰碆飛流、纖羅絡縸、遊雉羣驚、晨鳧輩作、翾然雲起、霅爾霆落、爾乃藐觀高蹈、改乘回轅、泝恢方、撫馮夷、策句芒、超荒忽、出重陽、厲雲漢、橫天䊹、導鬼區、徑神場、詔靈保、召方相、驅厲疫、走蜮祥、捎罔兩、拂游光、枷天狗、緤墳羊、然後緩節舒容、裴回安步、降集波䆃、川衡澤虞、矢魚陳罟、茲飛宿沙、田開古蠱、翬終葵、揚關斧、刊重冰、撥蟄戶、測潛

鱗蹏介旅逆獵湍瀨濟洶汾撓渝淢潭淵左挈夔龍右提蛟鼉春獻王鮪夏薦鼈黿于是流覽徧照殫變極態上下究竟山谷蕭條原野嵺愀上無飛鳥下無走獸虞人植旍獵者效具車弊田罷旋入禁囿棲遲乎昭明之觀休息乎高光之榭以臨乎宏池鎮以瑤臺純以金堤樹以蒲柳被以綠莎瀇瀁沆漭錯紾槃委天地虹洞固無端涯大明生東月朔西陂乃命壺涿驅水蟲逐罔蜽滅短狐簎鯨鯢然後方餘皇連舼舟張雲帆施蜺幬靡颸風陵迅流發櫂歌縱水謳淫魚出蓍蔡浮湘靈下漢女游水禽鴻鵠鴛鴦鷗鷖鶬鴰鸕鷁鷺鴈鷿鷈乃安斯寢戢翮其涯魴鱮䲠鯿鰋鯉鱨魦樂我純德騰踊相隨雖靈沼之白鳥孟津之躍魚方斯蔑矣然猶詠歌于伶蕭載陳于方策豈不哀哉于是宗廟既享庖廚既充車徒既簡器械既攻然後擺牲班禽淤賜犒功羣師疊伍伯校千重山罍常滿房俎無空酒正案隊膳夫巡行清醪車湊燔炙騎將鼓駭舉

韶、鐘鳴旣觴、若迺陽阿衰斐之晉制、闡龍蕐物之南音、所以洞蕩匈臆、發明耳目、疏越蘊慉、駭恫底伏、鍠鍠鎗鎗、奏于農郊大路之衢、與百姓樂之、是以明德耀乎中夏、威靈暘乎四荒、東鄰浮巨海而入享、西旅越葱嶺而來王、南徼因九譯而致貢、朔狄屬象胥而來同、蓋安不忘危、治不忘亂、道在乎茲、斯固帝王之所以曜神武而折遐衝者也、方今大漢收功于道德之林、致平于仁義之淵、忽蒐狩之禮、闕盤虞之佃、闇昧不覩日月之光、聾昏不聞雷霆之震、于今十二年、爲日久矣、亦方將刊禁臺之祕藏、發天府之官常、由質要之故業、率典刑之舊章、采清原、嘉岐陽、登俊桀、命賢良、舉淹滯、拔幽荒、察淫侈之華譽、顧介特之實功、聘畎畝之羣雅、宗重淵之潛龍、乃儲精山藪、歷思河澤、目矖鼎俎、耳聽康衢、營傅說于胥靡、求伊尹于庖廚、索膠鬲于魚鹽、聽甯戚于大車、俾之昌言而宏議、軼越三家、馳騁五帝、悉覽休祥、總括羣瑞、遂棲鳳皇于高梧、宿

麒麟于西囿、納焦僥之珍羽、受王母之白環、永逍遥乎宇內、與二儀乎無疆、式造化于后土、參神施于昊乾、超特達而無儔、煥巍巍而無原、豐千億之子孫、歷萬載而永延、禮樂既闋、北轅反旆、至自新城、背伊闕、反洛京、後漢馬融傳

東巡頌

允迪在昔、紹烈陶唐、殷天衷、克揺光、若時則運璣衡、敷六典、經八成、燮和萬殊、總領神明、肆類乎上帝、燔柴乎三辰、禋祀乎六宗、祗燎乎羣神、遂發號羣司、申戒百工、卜筮稱吉、鑾蹕從南征、有時馮相告祥、淸夷道而後行、曜四國而揚光、展聖義于巡狩、喜圻時而詠八荒、指宗嶽以爲期、固岱神之所望、散齋既畢、越異良辰、棫樸增構、烈火燔燎、暉光四煬、焱爛薄天、肅香肆升、靑煙習雲、珪璋峩峩、犧牲潔純、鬱鬯宗彝、明水玄樽、空桑孤竹、咸池雲門、六八匝變、神祇並存、藝文類聚三十九、初學記十三、御覽五百三十七

梁大將軍西第頌

西北戌亥，玄石承輸，蝦蟆吐寫，庚辛之域。（南齊書禮志上引西第賦，通典五十五）

蕢果揚芳，紫房潰漏。（文選蜀都賦注，又潘岳閑居賦注）

胡桃自零。（文選蜀都賦注，御覽九百七十一）

騰極受檐，陽馬承阿。（文選景福殿賦注，又七命注）

遺令

穿中除五時衣，但得施遂絹單衣。（御覽六百九十一）

冢中不得下銅唾壺。（御覽七百三）

自敘

融字季長，右扶風茂陵人，少而好問學，無常師，大將軍鄧騭召爲舍人，棄游武都，會羌虜起，自關目西道斷，融目謂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何則，生貴于天下也，豈目曲俗咫尺爲羞，滅無限之身哉，因往應之，爲校書郎，出爲南郡太

守世說文學篇注引融自敘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十八終

全後漢文卷十九

烏程嚴可均校輯

范升

升字辯卿、代郡人、莽時、大司空王邑辟爲議曹史、後奉使上黨、遇漢兵留不還、建武初、徵拜議郎、遷博士、後爲出妻所告、繫獄得出、永平中爲聊城令、坐事免、

上疏讓博士

臣與博士梁恭山陽太守呂羌俱修梁丘易、二臣年竝耆艾、經學深明、而臣不以時退、與恭竝立深知羌學、又不能達、慙負二老、無顏于世、誦而不行、知而不言、不可開口以爲人師、願推博士以避恭羌、後漢范升傳 建武二年

上疏請諡祭遵 建武九年

臣聞先王崇政、尊美屏惡、昔高祖大聖、深見遠慮、班爵割地、與下

分功著錄勳臣頌其德美生則寵以殊禮奏事不名入門不趨死則疇其爵邑世無絕嗣丹書鐵券傳于無窮斯誠大漢厚下安人長久之德所以累世十餘歷載數百廢而復興絕而復續者也陛下以至德受命先明漢道襃序輔佐封賞功臣同符祖宗征虜將軍潁陽侯遵不幸早薨陛下仁恩爲之感傷遠迎河南惻怛之慟形于聖躬喪事用度仰給縣官重賜妻子不可勝數送死有以加生厚亡有以過存矯俗厲化卓如日月古者臣疾君視臣卒君弔德之厚者也陵遲以來久矣及至陛下復興斯禮羣下感動莫不自厲臣竊見遵修行積善竭忠于國北平漁陽西拒隴蜀先登抵上深取略陽衆兵既退獨守衝難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清名聞于海內廉白著于當世所得賞賜輒盡與吏士身無奇衣家無私財同產兄午以遵無子娶妾送之遵乃使人逆而不受自以身任于國不敢圖生慮繼嗣之計臨死遺誡牛車載

喪薄葬洛陽問㠯家事終無所言任重道遠死而後已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爲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謂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禮生有爵死有謚爵㠯殊尊卑謚㠯明善惡臣愚㠯爲宜因遵薨論敘衆功詳案謚法㠯禮成之顯章國家篤古之制爲後嗣法後漢祭遵傳

奏難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建武四年

臣聞主不稽古無㠯承天臣不述舊無㠯奉君陛下愍學微缺勞心經蓺情存博聞故異端競進近有司請置京氏易博士羣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既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復㠯比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騶夾如令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奇異並復求立各有所執乖戾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將恐陛下必有厭倦之聽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夫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顏淵曰博我㠯文約我㠯禮孔子可

謂知教顏淵可謂善學矣老子曰學道日損損猶約也又曰絕學無憂絕末學也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先帝前世有疑于此故京氏雖立輒復見廢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詩書之作其來已久孔子尚周流游觀至于知命自衞反魯乃正雅頌今陛下草創天下紀綱未定雖設學官無有弟子詩書不講禮樂不修奏立左費非政急務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傳曰聞疑傳疑聞信傳信而堯舜之道存願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㠯示反本明不專已天下之事所㠯異者㠯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也又曰正其本萬事理五經之本自孔子始謹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後漢范升傳

奏毀周黨等

臣聞堯不須許由巢父而建號天下周不待伯夷叔齊而王道㠯成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

肯就車脫衣解履升于華轂及陛見帝廷黨不以禮屈伏而不謟偃蹇敖慢逡巡進退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並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不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後漢周黨傳又御覽四百九十八引東觀漢記

奏記王邑

升聞子以人不閒于其父母爲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爲忠今衆人咸稱朝聖皆曰公明蓋明者無不見聖者無不聞今天下之事昭昭于日月震震于雷霆而朝云不見公云不聞元元焉所呼天公以爲是而不言則過小矣知而從令則過大矣二者于公無可以免宜乎天下歸怨于公矣朝以遠者不服爲至念升以近者不服爲重憂今動與時戾事與道反馳騖覆車之轍探湯敗事之後後出益可怪晚發愈可懼耳方春歲首而動發遠役藜藿不充田

荒不耕穀價騰躍斛至數千吏人陷于湯火之中非國家之人也如此則胡貊守關青徐之寇在于帷帳矣升有一言可以解天下倒懸免元元之急不可書傳願蒙引見極陳所懷（後漢范升傳）

陳元

元字長孫蒼梧廣信人莽厭難將軍陳欽子以父任爲郎建武中辟司空李通府又辟司徒歐陽歙府以病去年老卒于家有集一卷

上疏難范升奏左氏不宜立博士

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深愍經蓺謬雜眞僞錯亂每臨朝日輒延羣臣講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于後世故詔立左氏博詢可否示不專己盡之羣下也今論者沈溺所習翫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遂爲異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絕絃至寶不

同衆好故亦和洽而仲尼聖德而不容于世況于竹帛餘文其為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媟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為巨謬遺脫纖微指為大尤抉瑕擿釁掩其弘美本傳作私美從文選傅咸贈何劭王濟詩注改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為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以為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于殷周公不當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皇帝在人閒時聞衛太子好穀梁于是獨學之及即位為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並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純儉吾從衆至于拜下則違之夫明者獨見不惑于朱紫聽者獨聞不謬于清濁故離朱不為巧眩移目師曠

不爲新聲易耳。方今干戈少弭，戎事略戢，留思聖埶，眷顧儒雅，採孔子下拜之義，卒淵嘿獨見之旨，分明黑白，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洮汰學者之累惑，使基業垂于萬世，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臣元愚鄙，嘗傳師言，如得以褐衣召見，俯伏庭下，誦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冤，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生之年也。（後漢陳元傳）

上疏駁江馮督察三公議

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故武王以太公爲師，齊桓以夷吾爲仲父。孔子曰：百官總己，聽于冢宰。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太宗假宰輔之權。（袁宏紀作齊桓公以管夷吾爲仲父古之道也近魏文侯友田子方段干木秦不敢入其境高皇帝令蕭何奏事不拜入殿不趨所以寵大臣也）及亡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以偷天下，況已自喻，不信羣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爲明，徼訐爲直，至乃陪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罔密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

能禁亡忠之謀，身爲世戮。故人君患在自驕，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以文王有日昃之勞，周公執吐握之恭，不聞其崇刺舉務爲察也。方今四方尚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修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司察公輔之名。後漢陳元傳，又見袁宏後漢紀七，各有刪節

杜林

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涼州刺史杜鄴子。莽時爲郡吏，後避亂河西，隗囂以爲持書平，以疾辭祿。建武六年東歸，徵拜侍御史，遷大司徒司直，進光祿勳，東海王傅，少府，復爲光祿勳，代朱浮爲大司空。

請徙張步降兵疏 建武八年

臣聞先王無二道，明聖用而治同也。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畏其易也。古今通道，傳其法于有

漢狠子野心奔馬善驚成王深知其終卒之患故㠯殷民六族分
伯禽七族分康叔懷姓九宗分唐叔撿押其姦宄又遷其餘于成
周舊地雜俗旦夕拘錄所㠯挫其強禦之力詘其驕恣之節也及
漢初興上稽舊章合符重規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之後
㠯稍弱六國強宗邑里無營利之家野澤無兼并之民萬里一統
海內賴安後輒因寢疾之痛留㠯送終之義故遂相率而陪園陵
無反顧之心追觀往法政皆神道設教強幹弱枝本支百世之要
也是㠯皆永享康寧之福無怵惕之憂繼嗣承業恭己而治蓋此
助也其被災害民輕薄無累重者兩府遣吏護送饒穀之郡或懼
死亡卒為傭債亦足㠯消散其口救贍全其性命也昔魯隱有賢
行將致國于桓公乃流連貪位不能早退況草創兵長卒無德能
直㠯擾亂乘時擅權作威玉食狃忕之意徼幸之望曼延無足張
步之計是也小民負縣官不過身死負兵家滅門殄世陛下昭然

獨見成敗之端、或脇諸侯官府、元元少得舉首仰視、而尙遺脫二千石失制御之道、令得復昌熾縱橫、比年大雨、水潦暴長、涌泉盈溢、災壞城郭官寺、吏民廬舍、潰徙離處、潰成坑坎、臣聞水陰類也、易卦地上有水比、言性不相害、故曰樂也、而猥相毀墊淪失、常敗百姓安居、殆陰下相爲蠹賊、有大小負勝不齊均不得其所侵陵之象也、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惟陛下留神明察、往來懼思、天下幸甚、續漢五行志三注補引東觀書又略見袁宏後漢紀七

上疏議郊祀故事

臣聞營河雒以爲民、刻肌膚以爲刑、封疆畫界以建諸侯、井田什一以供國用、三代之所同、及至漢興、因時宜、趨世務、省煩苛、取實事、不苟貪高亢之論、是以去土中之京師、就關內之遠都、除肉刑之重、律用髡鉗之輕法、郡縣不置世祿之家、農人三十而取一、政卑易行、禮簡易從、民無愚智、思仰漢德、樂承漢紀、基業特起、不因

緣堯遠于漢民不曉信言提其耳終不悅諭后稷近于周民戶知之世據以興基由其祚本與漢異郊祀高帝誠從民望得萬國之歡心天下福應莫大于此民奉種祀且猶世主不失先俗羣臣僉薦鯀考績不成九載乃登宗廟至重衆心難違不可卒改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明當尊用祖宗之故文章也宜如舊制以解天下之惑合于易之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義方軍師在外祭可且如元年郊祭故事 續漢祭祀志上注補引東觀書又略見後漢杜林傳又杜林傳注引東觀記

奏諫從梁統增科禁

夫人情挫辱則節義之心損刑網繁密則苟免之行生聖帝明王知其如此故深識遠慮動居其厚故湯去三面之網易著三驅之義所以德刑參用而示民有恥漢德寬厚民無二心軍士左袒樂爲劉氏多恩之所致也至其後世不能以德而勤于法故有吹毛

求疵詆欺無限桃李之饋集㠯成事于是家無全行國無廉夫上下相遁法不能止而仁義之風替矣陛下覽得失之要深知其原故破觚爲圜斲琱爲樸法簡易遵網疏易從海內頌政不勝其書宜如舊制袁宏後漢紀六梁統上書陳法令輕重宜遵舊典事下公卿光祿勳杜林議上從林議　案後漢杜林傳十四年羣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人畏法令宜增科禁㠯防其源詔下公卿林奏與此互異今並載于後

夫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孔子曰導之㠯政齊之㠯刑民免而無恥導之㠯德齊之㠯禮有恥且格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詳覽失得故破矩爲圓斲彫爲樸蠲除苛政更立疏網海內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㠯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果桃菜茹之饋集㠯成臧小事無妨于義㠯爲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于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爲敝彌深臣愚㠯爲宜如舊制不合翻移後漢杜林傳又見通典一百六十六

上書薦鄭興

竊見河南鄭興執義堅固敦悅詩書好古博物見疑不惑有公孫僑觀射父之德宜侍帷幄典職機密昔張仲在周燕翼宣王而詩人悅喜惟陛下留聽少察以助萬分（後漢鄭興傳又略見袁宏後漢紀六）

遣子奉書馬援

將軍內施九族外有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常有盈今送錢五萬（後漢杜林傳注御覽八百三十五並引東觀記）

杜詩

詩字君公河內汲人莽時為郡功曹更始時辟大司馬府建武初三遷為侍御史賜棨戟拜成皋令歷沛郡都尉汝南都尉還南陽太守

薦伏湛疏（建武六年後）

臣聞唐虞以股肱康文王以多士寧是故詩稱濟濟書曰良哉臣

詩竊見故大司徒陽都侯伏湛自行束脩訖無毀玷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經爲人師行爲儀表前在河內朝歌及居平原吏人畏愛則而象之遭時反覆不離兵凶秉節持重有不可奪之志陛下深知其能顯以宰相之重衆賢百姓仰望德義微過斥退久不復用有識所惜御覽作識者愍惜儒士痛心臣竊傷之湛容貌堂堂國之光暉智略謀慮朝之淵藪髫髮厲志白首不衰實足以先後王室名足以光示遠人古者選擢諸侯以爲公卿四方回首仰望京師柱石之臣宜居輔弼出入禁門補缺拾遺臣詩愚憃不足以知宰相之才竊懷區區敢不自竭臣前爲侍御史上封事言湛公廉愛下好惡分明累世儒學素持名信經明行修通達國政尤宜近侍納言左右舊制九州五尚書令一郡二人可以湛代頗爲執事所非但臣詩蒙恩深渥所言誠有益于國雖死無恨故復越職觸冒以聞後漢伏湛傳又御覽三百八十九六百三十一引東觀漢記

乞退郡疏

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偃兵修文，羣帥反旅，海內合和，萬世蒙福，天下幸甚。唯匈奴未譬聖德，威侮二垂，陵虐中國，邊民虛耗，不能自守。臣恐武猛之將雖勤，亦未得解甲櫜弓也。夫勤而不息亦怨，勞而不休亦怨，怨恨之師，難復責功。臣伏覩將帥之情，功臣之望，冀一休足於內郡，然後卽戎出命，不敢有恨。臣愚以爲師克在和不在衆，陛下雖垂念北邊，亦當頗泄用之。昔湯武善御衆，故無忿鷙之師。陛下起兵十有三年，將帥和睦，士卒鳧藻。今若使公卿郡守出於軍壘，則將帥自厲；士卒之復比於宿衞，則戎士自百。何者？天下已安，各重性命，大臣以下，咸懷樂土，不譽其功而厲其用，無以勸也。陛下誠宜虛缺數郡，以俟振旅之臣，重復厚賞，加於久役之士。如此，緣邊屯戍之師，競而忘死；乘城拒塞之吏，不辭其勞。則烽火精明，守戰堅固。聖王之政，必因人心。今猥用愚薄，塞功臣

之望誠非其宜臣詩伏自惟忖本以史吏一介之才遭陛下創制大業賢俊在外空乏之間超受大恩收養不稱奉職無效久竊祿位令功臣懷慍誠惶誠恐八年上書乞避功德陛下殊恩未許放退臣詩蒙恩尤深義不敢苟冒虛請誠不勝至願願退大郡受小職及臣齒壯力能經營劇事如使臣詩必有補益復受大位雖析珪授爵所不辭也惟陛下哀矜 後漢杜詩傳

請以虎符發兵疏

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慎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策合會取為大信所以明著國命斂持威重也閒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偽無由知覺愚以為軍旅尚興賊虜未殄徵兵郡國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絕姦端昔魏之公子威傾鄰國猶假兵符以解趙圍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不顯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 後漢杜詩傳

第五倫

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莽時爲郡吏又爲鄉嗇夫自以久宦不達變姓名爲王伯齊（袁宏後漢紀作王伯春）久客河東號爲道士建武中京兆尹閻興召爲主簿署督鑄錢掾領長安市舉孝廉補淮陽國醫工長尋除扶夷長未到官追拜會稽太守永平中坐法免後爲宕渠令遷蜀郡太守建武初代牟融爲司空元和末致仕後數年卒年八十餘

上疏論馬防

臣愚以爲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伏聞馬防今當西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纖介難爲意愛聞防請杜篤爲從事中郎多賜財帛篤爲鄉里所廢客居美陽女弟爲馬氏妻恃此交通在所縣令苦其不法收繫論之今來防所議者咸致疑怪況乃以爲從事將恐議

及朝廷今宜爲選賢能㠯輔助之不可復令防自請人有損事望苟有所懷敢不自聞後漢第五倫傳又略見袁宏後漢紀十一

上疏褒稱盛美㠯勸成風德

陛下即位躬天然之德體晏晏之姿㠯寬弘臨下出入四年前歲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六人斯皆明聖所鑒非羣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寬和而政急不解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敝羣下不稱故也袁宏紀此下有臣聞爲政三年有成必世而後仁　光武承王莽之餘頗㠯嚴猛爲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㠯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並㠯刻薄之姿臨人宰邑專念掠殺務爲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㠯爲能違天心失經義誠不可不慎也非徒應坐豫協亦當宜譴舉者務進仁賢㠯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知秦㠯酷急亡國又目見王莽亦㠯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

于此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尙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夫陰陽和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刺史太守以下拜除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因博問四方兼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報歸田里不宜過加喜怒以明在寬臣愚不足採後漢第五倫傳又見袁宏後漢紀十一有刪節亦有多出句

上疏論竇憲

臣得以空虛之質當輔弼之任素性駑怯位尊爵重拘迫大義思自策厲雖遭百死不敢擇地又況親遇危言之世哉今承百王之敝人尙文巧咸趨邪路莫能守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闥年盛志美卑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衆煦飄山聚蚊成雷蓋驕逸

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酲當以酒也。詖險趣勢之徒，誠不可親近。臣愚願陛下中宮嚴敕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于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所至願也。後漢第五倫傳，又略見袁宏後漢紀十一

上書請抑損后族

臣聞忠不隱諱，直不避害。不勝愚狷，昧死自表。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束脩之饋。近代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卒使陰就歸國，徙廢陰興賓客。其後梁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誅之。自是洛中無復權戚，書記請託，一皆斷絕。又譬諸外戚曰：苦身待士，不如為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臣常刻著五藏，書諸紳帶。而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為言。竊聞衛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三百萬，私贍三輔衣冠

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在洛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爲不應經義，惶恐不敢以不聞。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裁蒙省察。後漢第五倫傳

封上吏民奏記

臣任重職淺，不能出奇策異謀，吏民責讓臣者多，謹並封上。袁宏後漢紀十一

全後漢文卷十九終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督糧道署廣東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烏程嚴可均校輯

馮衍

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莽時更始將軍廉丹辟爲掾丹敗死亡命河東更始時尚書僕射鮑永行大將軍事安集北方以爲立漢將軍領狼孟長屯太原後聞更始敗爲發喪罷兵來降光武怨不時至見黜尋以爲曲陽令有功不封後爲司隸從事坐交通外戚得罪赦歸故郡永平中卒有集五卷

顯志賦 又自論

馮子以爲大人之德不碌碌如玉落落如石風興雲蒸一龍一蛇與道翱翔與時變化夫豈守一節哉用之則行舍之則臧進退無主屈伸無常故曰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與物趣舍常務道德之實而不求當世之名闊略杪小之禮蕩佚人閒之事正身

直行怵然肆志頗嘗好俶儻之策時莫能聽用其謀喟然長歎自傷不遭久棲遲于小官不得舒其所懷抑心折節意悽情悲夫伐冰之家不利雞豚之息委積之臣不操市井之利況歷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益狹居處益貧惟夫君子之仕行其道也慮時務者不能興其德為身求者不能成其功去而歸家復羇旅于州郡身愈據職家彌窮困卒離飢寒之災有喪元子之禍先將軍葬渭陵哀帝之崩也營之以為園于是以新豐之東鴻門之上壽安之中地勢高敞四通廣大南望酈山北屬涇渭東瞰河華龍門之陽三晉之路西顧酆鄗周秦之丘宮觀之墟通視千里覽見舊都遂定塋焉退而幽居蓋忠臣過故墟而歔欷孝子入舊室而哀歎每念祖考著盛德于前垂鴻烈于後遭時之禍墳墓蕪穢春秋蒸嘗昭穆無列年衰歲暮悼無成功將西田牧肥饒之野殖生產修孝道營宗廟廣祭祀然後闔門講習道德觀覽乎孔老之論庶幾乎

松喬之福上隴阪陟高岡游精宇宙流目八紘歷觀九州山川之體追覽上古得失之風愍道陵遲傷德分崩夫覩其終必原其始故存其人而詠其道彊里九野經營五山眇然有思陵雲之意乃作賦自厲命其篇曰顯志顯志者言光明風化之情昭章玄妙之思也其辭曰

開歲發春兮百卉含英甲子之朝兮汨吾西征發軔新豐兮裴回鎬京陵飛廉而太息兮登平陽而懷傷悲時俗之險阸兮哀好惡之無常棄衡石而意量兮隨風波而飛揚紛綸流于權利兮親靁同而妒異獨耿介而慕古兮豈時人之所憙沮先聖之成論兮邈名賢之高風忽道德之珍麗兮務富貴之樂耽遵大路而裴回兮履孔德之窈冥固眾夫之所眩兮孰能觀于無形行勁直㠯離尤兮羌前人之所有內自省而不慚兮遂定志而弗改欣吾黨之唐虞兮愍吾生之愁勤聊發憤而揚情兮將㠯蕩夫憂心往者不可

攀援兮、來者不可與期、病沒世之不稱兮、願橫逝而無由、陟雍畤
而消搖兮、超略陽而不反、念生人之不再兮、悲六親之日遠、陟九
嵕而臨嶻嶭兮、聽涇渭之波聲、顧鴻門而歔欷兮、哀吾孤之早零、
何天命之不純兮、信吾罪之所生、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
冥、嗟我思之不遠兮、豈敗事之可悔、雖九死而不瞑兮、恐餘殃之
有再、淚汍瀾而雨集兮、氣滂浡而雲披、心怫鬱而紆結兮、意沈抑
而內悲、瞰太行之嵯峨兮、觀壺口之崢嶸、悼丘墓之蕪穢兮、恨昭
穆之不榮、歲忽忽而日邁兮、壽冉冉其不與、恥功業之無成兮、赴
原野而窮處、昔伊尹之干湯兮、七十說而乃信、皋陶釣于雷澤兮、
賴虞舜而後親、無二士之遭遇兮、抱忠貞而莫達、率妻子而耕耘
兮、委厥美而不伐、韓盧抑而不縱兮、騏驥絆而不試、獨慷慨而遠
覽兮、非庸庸之所識、卑衛賜之阜貨兮、高顏回之所慕、重祖考之
洪烈兮、故收功于此路、循四時之代謝兮、分五土之刑德、相林麓

之所產兮，膏水泉之所殖，修神農之本業兮，採軒轅之奇策，追周棄之遺教兮，軼范蠡之絕迹，陟隴山以踰望兮，眇然覽于八荒，風波飄其並興兮，情惆悵而增傷，覽河華之泱漭兮，望秦晉之故國，憤馮亭之不遂兮，慍去疾之遭惑，流山岳而周覽兮，徇碣石與洞庭，浮江河而入海兮，泝淮濟而上征，瞻燕齊之舊居兮，歷宋楚之名都，哀羣后之不祀兮，痛列國之爲墟，馳中夏而升降兮，路紆軫而多艱，講聖哲之通論兮，心惘憶而紛紜，惟天路之同軌兮，或帝王之異政，堯舜煥其蕩蕩兮，禹承平而革命，并日夜而幽思兮，終悇憛而洞疑，高陽懇其超遠兮，世孰可以論茲，訊夏啟于甘澤兮，傷帝典之始傾，頌成康之載德兮，詠南風之高聲，思唐虞之晏晏兮，揖稷契以爲朋，苗裔紛其條暢兮，至湯武而勃興，昔三后之純粹兮，每季世而窮禍，弔夏桀于南巢兮，哭殷紂于牧野，詔伊尹于亳郊兮，享呂望于酆州，功與日月齊光兮，名與三王爭流，楊朱號

乎衢路兮，墨子泣乎白絲。知漸染之易性兮，怨造作之弗思。美關雎之識微兮，愍王道之將崩。敉周唐之盛德兮，捃桓文之譎功。忿戰國之遘禍兮，憎權臣之擅彊。黜楚子于南郢兮，執趙武于溴梁。善忠信之救時兮，惡詐謀之妄作。聘申叔于陳蔡兮，禽荀息于虞虢。誅犂鉏之介聖兮，討臧倉之愬知。娛子反于彭城兮，爵管仲于夷儀。疾兵革之寖滋兮，苦攻伐之萌生。沉孫武于五湖兮，斬白起于長平。惡叢巧之亂世兮，毒縱橫之敗俗。流蘇秦于洹水兮，幽張儀于鬼谷。澄德化之陵遲兮，烈刑罰之峭峻。燔商鞅之法術兮，燒韓非之說論。誚始皇之跋扈兮，投李斯于四裔。滅先王之法則兮，禍漫淫而弘大。援前聖以制中兮，矯二主之驕奢。饁女齊于絳臺兮，饗椒舉于章華。摛道德之光耀兮，匡衰世之眇風。褒宋襄于泓谷兮，表季札于延陵。摭仁智之英華兮，激亂國之末流。觀鄭僑于溱洧兮，訪晏嬰于營丘。日曀曀其將暮兮，獨於邑而煩惑。夫何九

州之博大兮迷不知路之南北駟素虬而馳騁兮乘翠雲而相佯就伯夷而折中兮得務光而愈明款子高于中野兮遇伯成而定慮欽眞人之德美兮淹躊躇而弗去意斟愖而不澹兮俟回風而容與求善卷之所存兮遇許由于負黍軔吾車于箕陽兮秣吾馬于潁滸聞至言而曉領兮還吾反乎故宇覽天地之幽奧兮統萬物之維綱究陰陽之變化兮昭五德之精光躍青龍于滄海兮豢白虎于金山鑿巖石而爲室兮託高陽以養仙神雀翔于鴻崖兮玄武潛于嬰冥伏朱樓而四望兮采三秀之華英文選登樓賦注謝朓鼓吹曲注纂前修之夸節兮曜往昔之光勳披綺季之麗服兮揚屈原之靈芬高吾冠之岌岌兮長吾佩之洋洋飲六醴之淸液兮食五芝之茂英攄六枳而爲籬兮文選天台賦注閑居賦注築蕙若而爲室播蘭芷于中庭兮列杜衡于外術攢射干雜蘼蕪兮搆木蘭與新夷光扈扈而煬燿兮紛郁郁而暢美華芳曄其發越兮時恍惚而莫貴非惜身

之埳軻兮，憐衆美之憔悴，游精神于大宅兮，抗玄妙之常操，處清靜以養志兮，實吾心之所樂。山峨峨而造天兮，林冥冥而暢茂。鸞同翔索其羣兮，鹿哀鳴而求其友。誦古今以散思兮，覽聖賢以自鎮。嘉孔丘之知命兮，大老聃之貴玄。德與道其孰寶兮，名與身其孰親。陂山谷而閒處兮，守寂寞而存神。夫莊周之釣魚兮，辭卿相之顯位。於陵子之灌園兮，似至人之髣髴。蓋隱約而得道兮，羌窮悟而入術。離塵垢之窈冥兮，配喬松之妙節。惟吾志之所庶兮，固與俗之不同。既儗高而高引兮，願觀其從容。後漢書衍傳，又略見藝文類聚二十六。

楊節賦序

馮子耕于驪山之阿，渭水之陰，廢弔問之禮，絕游宦之路，眇然有超物之心，無偶俗之志。文選潘岳西征賦注，初學記六。

上疏自陳

臣伏念帝王大體，古今通論，常獨慨然，夫以高祖之略，而陳平之

誹毀之則疏，與之則親。昔文帝之明，而魏尙之忠，繩之以法則爲罪，施之以德則爲功。逮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見妒于公孫弘；李廣奮節于匈奴，見排于衛靑。此忠臣之常所爲流涕也。臣衍自惟微賤之臣，上無無知之薦，下無馮唐之說，乏董生之才，寡李廣之勢，而欲免讒口，濟怨嫌，豈不難哉？臣衍之先祖，以忠貞之故，成私門之禍，而臣衍復遭擾攘之時，值兵革之際，不敢回行苟容以求時之利。事君無傾邪之謀，將帥無虜掠之心。衛尉陰興，敬愼周密，內自修敕，外遠嫌疑，故敢與交通。興知臣之貧，數欲本業之。臣自惟無三益之才，不敢處三損之地，固讓而不受之。昔在更始，太原執貨財之柄，居倉卒之閒，據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歲狹，居處日貧，家無布帛之積，出無輿馬之飾。于今遭清明之世，飭躬力行之秋，而怨讎叢興，譏議橫世。蓋富貴易爲善，貧賤難爲工也。疏遠壠畝之臣，無望高闕之日，惶恐自陳，以救罪過。袁宏後漢紀八，又見後漢馮衍傳

上書陳事

一曰顯文德二曰褒武烈三曰修舊功四曰招俊傑五曰明好惡六曰簡法令七曰差祿秩八曰撫邊境 袁宏後漢紀六

說廉丹 後漢馮衍傳

衍聞順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權之所貴也是故期于有成不問所由論于大體不守小節昔逄丑父伏軾而使其君取飲稱于諸侯鄭祭仲立突而出忽終得復位美于春秋蓋以死易生以存易亡君子之道也詭于衆意寧國存身賢智之慮也故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若夫知其不可而必行之破軍殘衆無補于主身死之日負義于時知者不爲勇者不行且衍聞之得時無怠張良以五世相韓椎秦始皇博浪之中勇冠乎賁育名高乎泰山將軍之先爲漢信臣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于詩人思召公也愛其甘棠而況

子孫乎人所歌舞天必從之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屯據大郡鎭撫吏士砥礪其節百里之內牛酒日賜納雄桀之士詢忠智之謀要將來之心待從横之變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于無窮功烈著于不滅何與軍覆于中原身膏于草野功敗名喪恥及先祖哉聖人轉禍而爲福智士因敗而爲功願明公深計而無與俗同後漢馮衍傳

復說廉丹

蓋聞明者見于無形智者慮于未萌況其昭晳者乎凡患生于所忽禍發于細微敗不可悔時不可失公孫鞅曰有高人之行負非于世有獨見之慮見贅于人故信庸庸之論破金后之策襲當世之操失高明之德夫決者智之君也疑者事之役也時不重至公勿再計後漢馮衍傳

計說鮑永

衍聞明君不惡切慤之言以測幽冥之論忠臣不顧爭引之患以達萬機之變是故君臣兩興功名兼立銘勒金石令問不忘今衍幸逢寬明之日將値危言之時豈敢拱默避罪而不竭其誠哉伏念天下離王莽之害久矣始自東郡之師繼以西海之役巴蜀沒于南夷緣邊破于北狄遠征萬里暴兵累年禍挐未解兵連不息刑法彌深賦斂愈重衆彊之黨橫擊于外百僚之臣貪殘于內元元無聊饑寒竝臻父子流亡夫婦離散廬落丘墟田疇蕪穢疾疫大興災異蜂起于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濱風騰波涌更相駘藉四垂之人肝腦塗地死亡之數不啻太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婦咸懷怨怒皇帝以聖德靈威龍興鳳擧率宛葉之衆將散亂之兵歃血昆陽長驅武關破百萬之陳摧九虎之軍雷震四海席卷天下攘除禍亂誅滅無道一朞之間海內大定繼高祖之休烈修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天下自

以去亡新就聖漢當蒙其福而賴其願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猶
順驚風而飛鴻毛也然而諸將虜掠逆倫絕理殺人父子妻人婦
女燔其室屋略其財產飢者毛食寒者裸跣寃結失望無所歸命
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軍之政存撫并州之人
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羣士故其延頸企踵而望者
非特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得在于珪璧其行束修其心而已
哉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
彊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夷吾吉甫攘其蝥賊安其疆宇況乎萬
里之漢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為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且衍聞
之兵久則力屈民愁則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眞定之際復擾而
大將軍所部不過百里守城不休戰軍不息兵革雲翔百姓震駭
柰何自怠不為深憂夫并州之地東帶名關北逼彊胡年穀獨孰
人庶多資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也如其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

非常作必

不素積人不爲用備不豫具難以應卒今生人之命縣于將軍將軍所杖必須良才宜改易非任更選賢能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審得其人以承大將軍之明則雖山澤之人無不感德思樂爲用矣然後簡精銳之卒發屯守之士三軍既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之饒觀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術習戰射之教則威風遠暢人安其業矣若鎮太原撫上黨收百姓之歡心樹名賢之良佐天下無變則足以顯聲譽一朝有事則可以建大功惟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慮監六經之論觀孫吳之策省羣議之是非詳衆士之白黑以超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令夫功烈施于千載富貴傳于無窮伊望之策何以加茲 後漢馮衍傳又見藝文類聚二十五案章懷注據東觀記謂是諫鄧禹之詞非說鮑永今考建武初衍未降鄧禹禹亦未至并州王罷兵來降見黜之後始詣鄧禹耳此當從范書作說鮑永爲是

詣鄧禹牋

今日裘與襲孰急見雨則裘不用上堂則襲不御此更爲適者也

今敬通遂當棄之不遇也。御覽七百六十五

遺田邑書

蓋聞晉文出奔，而子犯宣其忠；趙武逢難，而程嬰明其賢。二子之義當矣。今三王背叛，赤眉危國，天下蠕動，社稷顛隕，是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也。伯玉擢選剖符，專宰大郡。夫上黨之地，有四塞之固，東帶三關，西爲國蔽，柰何舉之以資彊敵，開天下之匈，假仇讎之刃，豈不哀哉！衍聞之，委質爲臣，無有二心；挈瓶之智，守不假器。是以晏嬰臨盟，擬以曲戟，不易其辭；謝息守郕，脅以晉魯，不喪其邑。由是言之，內無鉤頸之禍，外無桃萊之利，而被畔人之聲，蒙降城之恥，竊爲左右羞之。且邾庶其竊邑畔君，以要大利，曰賤而必書；莒牟夷以土地求食，而名不滅。是以大丈夫動則思禮，行則思義，未有背此而身名能全者也。爲伯玉深計，莫若與鮑尚書同情戮力，顯忠貞之節，立超世之功。如以尊親係累之故，能捐

位投命歸之尚書大義既全敵人紓怨上不損剖符之責下足救老幼之命申屠高談無愧天下若乃貪上黨之權惜全邦之實衍恐伯玉必懷周趙之憂上黨復有前年之禍昔晏平仲納延陵之誨終免欒高之難孫林父違穆子之戒故陷終身之惡吕爲伯玉聞此至言必若刺心自非嬰城而堅守則策馬而不顧也聖人轉禍而爲福智士因敗吕成勝願自彊于時無與俗同 後漢衍傳

今吕一節之任建三軍之威豈特寵其八尺之竹氂牛之尾也 御覽二百七十四

左平山東右匡社稷 文選殷仲文解上書表注

說鄧禹書

衍聞昔者先王學大道吕槪于政夫爲君而不明于道上無吕承天下無吕化民爲臣而不明于道進無吕事君退無吕修身聖朝天然之資將軍純茂之德誠少游神平經書之林馳情乎玄妙之

中明照于日月而智溢于四海聖朝亨堯舜之榮將軍荷稷契之烈自然理也藝文類聚五十五

夫虎豹愛大林蛟龍愛大水御覽八百九十二

與鄧禹書

衍以為寫神輸意則聊城之說碧雞之辨不足難也文選劉峻廣絕交論注

與陰就書

衍聞神龍驟首幽雲景蒸明聖修德志士思名是以意同情合聲比相應也伏見君侯忠孝之性慈仁懇惻論義周密思慮深遠顧以微賤數蒙聖恩被侯大惠衍年老被病恐一旦無祿命先犬馬懷抱不報齎恨入冥思剖肝膽有以塞責方今天下安定四海咸服蒙恩更生之臣無所效其死力側聞東平山陽王壯當之國擇除官屬衍不自量願侯自以衍備門衛鄙語曰水不激不能破舟矢不激不能飲羽不念舊惡名賢所高負責之臣欲言不敢惟侯

哀憐深晉聖心，則闔棺之日，魂復何恨。後漢馮衍傳注引衍集

又與陰就書

奏曹掾馮衍叩頭死罪。衍材素愚鯫，行義污穢，外無鄉里之譽，內無汗馬之勞，猥蒙明府天覆之德，華寵重疊，閉者掾史疑衍之罪，衆煦飄山，當為灰土，賴蒙明察，揆其素行，復保首領，倍知厚德，篤于慈父。寖淫肌膚，滲漉骨髓，德重山嶽，澤深河海。前妻子還淄縣，遭逢暑雨，已七月還至陽武，聞詔捕諸王賓客，惶怖詣闕，冀先事自歸。十一日到，十二日上書，上字本脫，從文選江淹恨賦注補。報歸田里，即日束手詣洛陽詔獄，十五日夜詔書勿問，得出過雨，又疾大困，與高世之德，施已田子老馬之惠，贈已黍稷駿馬之恩，使長有依歸，已效忠心。後漢馮衍傳注

與婦弟任武達書

天地之性，人有喜怒，夫婦之道，義有離合。先聖之禮，士有妻妾，雖

宗之妙微尚欲踰制年寖歲暮恨入黃泉遭遇嫉妒家道崩壞五子之母足尚在門五年已來日甚歲劇以白為黑以非為是造作端末妄生首尾無罪無辜讒口嗷嗷亂匪降天生自婦人青蠅之心不重破國嫉妒之情不憚喪身牝雞之晨維家之索古之大患今始于衍醉飽過差輒為桀紂房中調戲布散海外張目抵掌以有為無痛徹蒼天毒流五臟愁令人不賴生忿令人不顧禍入門著牀繼嗣不育紡績織紝了無女工家貧無僮賤為匹夫故舊見之莫不悽愴曾無憫惜之恩唯一婢武達所見頭無釵澤面無脂粉形骸不蔽手足抱土不原其窮不揆其情跳梁大叫呼若入冥販糖之妾不忍其態計婦當去久矣念兒曹小家無它使哀憐妾豹嘗為奴婢惻惻焦心事事腐腸諂諂籍籍不可聽聞暴虐此婢不死如髮半年之間膿血橫流婢病之後妾竟舂炊豹又觸冒泥塗心為愴然緜縠放散冬衣不補端坐化亂一縷不貫既無婦道

又無毋儀，忿見侵犯，恨見狼藉，依倚鄰舍，如居天上，持質相劫，詞語百車，劒戟在門，何暇有護，百弩環舍，何可强復，舉宗達人解說，詞如循環，口如布穀，縣幡竟天，擊鼓動地，心不爲惡，身不爲搖，宜詳居錯，且自爲計，無以上書告訴相恐，狗吠不能自信其情，不去此婦則家不寧，不去此婦則家不淸，不去此婦則福不生，不去此婦則事不成，自恨以華盛時，不早自定，至于垂白家貧身賤之日，養癰長疽，自生禍殃，衍以室家紛然之故，捐棄衣冠，側身山野，絕交游之路，杜仕宦之門，闔門不出，心專耕耘，以求衣食，何敢有功名之路哉。後漢馮衍傳注引衍集，又見藝文類聚三十五。案文選任彥昇爲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注引東觀漢記曰：馮衍故通廢于家，娶北地任氏女爲妻，悍忌，不得畜媵妾，兒女常自操井臼。

答任武達書

敢不露陳何昔之意。文選鮑照白頭吟注

與宣孟書

居室之義人之大倫思厚歡和之節樂定金石之固又自傷前遭不更比有去兩婦之名事誠不得不然豈中心之所好哉後漢馮衍傳注

書

百齡之期未有能至文選頭陀寺碑文注

問交後漢馮衍傳注衍集有問交一篇

德誥

沈情幽思引六經之精微文選蜀都賦注

仲尼言語不習期子貢侍文選顏延之皇太子釋奠會詩注

愼情後漢馮衍傳注衍集有愼情一篇

刀陽銘

脩爾甲兵用戒不虞見危致命臨事而懼文不可匿武不可黷文武孔純荷天子麻藝文類聚六十御覽三百四十六

刀陰銘

溫溫穆穆、配天之威、苗裔無疆、福報永綏、藝文類聚六十御覽三百四十六

杖銘

杖莫如信、行莫如仁、惠而無寬、怨及爾身、趙武之珍、子孚之寶、一子之迹、蓋近于道、藝文類聚六十九

車銘

乘車必護輪、治國必愛民、車無輪安處、國無民誰與、藝文類聚七十一初學記二十五

席前右銘

修爾容貌、飾爾衣服、文之以禮、寶之以德、初學記二十五

席後右銘

冠帶之張、從容有常、威儀之華、惟德之英、初學記二十五

杯銘

樂則思舊、燕則思懽、民之失德、乾餱以愆、藝文類聚七十三御覽七百五十九

爵銘

福如江海，壽配列眞。文選魏都賦景福殿賦注江賦注

銘

元正上日，百福孔靈。初學記四

全後漢文卷二十終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